

黃聲遠編著



軍中文化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初版三〇〇〇冊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再版五〇〇〇冊

沙場喋血記

定價 上等紙 每冊 二百元
毛邊紙 一百五十元

部隊特別優待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編著者 黃 聲 遠

發行者 軍中文化社

吉安

印刷者 和平印刷廠

吉安

校對者 汪 金 龍

總經售處 文山書店

南昌

其六：前記

在這個歷史上罕見的大時代中，我想一切事物都能夠使每個人的心靈激動的。不是嗎？八年來聖戰號召祖國的男兒們，爲着自由，幸福，光明底追求，而喋血在沙場，這之中有無數的勇敢、豪邁、慷慨、激昂的將士英雄，因此也就造成了幾乎可說是歷史奇蹟的無數悲壯、慘烈、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中華民族不能爲敵人征服的偉大、高傲、倔強的民族性，是充分地地在這些英雄們以及他們的作爲中表露出來了。

在聖戰八年之中，前四年我是當新聞記者，後四年是參加在戰鬥的行列中作爲一個組成員，論我在軍中的職務（祕書）本可以坐在與陣地有相當距離軍的指揮所裏面，搖搖筆桿，唱唱高調！可是爲了戰鬥的熱情所驅使，我常常在戰場上熾熱的火網中穿梭往來。戰士們喋血的故事，我太熟悉了，同時也太使我感動了，我往往被感動得像孩子般流着熱淚，在感動之餘，又覺得以我禿弱的筆觸，把這些畫面描譜下來，應該是無可推諉的職責。

這本書所收集的大抵都是我親自所親而後形諸筆墨的通訊，報告文學，其中也有幾篇是我愛讀的別的作者的作品在內。寫這些文章的時間參差不齊，出現這些事蹟的戰場也不是一處，但所表現的戰鬥精神則完全如一。這種戰鬥精神告訴了我們中國所以不會滅亡，和不會在敵人面前倒下來的原因和道理。

今天距離最後勝利自然還有一段時日，然而巍峨的輝煌的勝利之塔，已在碧血閃閃着光芒的沙場上，築下了它的根基。請讀者當看到本書的時候，首先對爲國捐軀的烈士，致無限的敬仰與悼念之情。

這本冊子包括的篇什，並不敢以文學上的造詣，向讀者誇詡。早就有人喟嘆！抗戰進行了這麼多年，還不會有偉大的作品出現。誠然這是事實，但遠在戰前也就有人說過，革命的時候不一定會有偉大的革命文學出現，戰爭時候產生不了偉大的戰爭文學。原因是大家都忙於革命，戰爭去了。編寫這本書可說是我參加抗戰的一份工作，很抱愧的是裏面有許多輝煌燦爛的戰績，和感泣人天的故事，却因我禿筆的拙劣而減色。假如對於戰後將出現的偉大作品，它能作爲一份不算十分無用的肥料，也算達到了我的冀望。

關於文學寫作方面，我還要饒舌的一點，那就是誰都容易感到的有很多被稱作戰爭文學的作品，裏面充滿了「殺呀，衝呀」的字句，然而形象却那麼貧乏，沒有真實情感。這些作品產生的原因何在呢？我認爲是作者對戰鬥生活不夠體味，僅祇對着天花板去臆造幻想，是不能辭其咎的。這本書的內容有血，有肉，雖也有些「衝呀，殺呀，」一類的字句，却也不會抹殺人性。如果說有很多場面寫得不夠逼真，那麼自然是禿筆的拙劣和技巧上疎忽的過失了。

其次：在過去抗戰八年之中，我前線將士保衛國土，喋血沙場，驚心動魄可泣可歌的事蹟萬萬千千，

本書裏面不過千萬分之一，我仍將繼續編寫，以文化的種籽，廣播在前線，以提高他們的戰鬥精神，正在蒐集資料中有「中日戰史」「抗戰心影錄」「抗戰名將集」等幾種，使前線將士的偉大作為，和碧血丹心的事蹟與中華民族同其不朽。

最後：這本書以時間關係，在軍書旁午中隨寫隨編，隨編隨寫，出現這些事蹟的戰場和時間，無暇分別前後，以致參差不齊，謬誤難免，在各方鼓勵下和種種困難中，得以出版問世，不能不深深地感謝一般朋友的幫忙的。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黃聲遠於江西吉安客次

再版序

爲了採摘下豐滿的時代盛情的果實，把這份以戰鬥的情緒爲中心而凝結着的盛情，紀錄成一種聲音，描繪成一種畫面，我在神聖的抗日戰事進行中編著了這本「沙場喋血記」。編著時的心情，和出版它的時候的一份希冀，在前記裏我都說得很明白，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由於愛讀者的謬愛，和朋友們的鼓勵，在他們的紛紛要求下，居然有再版的機會，更沒有想到再版距初版的時間還不滿三月，而時代的車輪竟一躍而進到另一個新階段了——八年的艱苦抗戰，終竟是我們獲得了勝利，我們不惜犧牲一切去拚求的民族自由和光榮勝利的和平的新時代已經到臨了。當我寫這篇再版序的時候，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在爲歡呼着新的

沙場喋血記前記

圖二

時代而滾湧，滾湧出一種歡笑的歌聲。

如果把「沙場喋血記」裏的文章，看成一篇篇通訊和報告文學，自然在慶祝勝利的今天，已成明日黃花失去了的時間性，然而我却認為正因為抗戰已告結束，紀錄戰鬥的一些文字便更值得珍惜。說這話並不是我敝帚自珍，實在是我覺得我國對日的八年長期戰爭，是中國民族新舊命運的分界線，具有劃時代轉捩歷史的永久性的意義，——無論中國歷史上溯到遠古什麼年代，或展望到無盡長的未來，新的時代的開端是由於八年抗戰所得了最後勝利；抗戰和抗戰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又是由於戰士們的英勇戰鬥，捨身為國。我們決不能在勝利以後就忘記了戰士們和戰士們喋血沙場的功績，「沙場喋血記」雖然沒有寫到這些功績的千百分之一，但「有一份熱，發一份光」，泛面的捕捉戰爭面影也不是全算無意義的吧？

再版雖在抗戰勝利之後，但這時候復員工作尚未完成，一切猶未恢復到戰前的狀態。因此本書的印刷，並不會較初版改良多少。內容方面也沒有多大變動，僅僅是插進了幾篇未及排入初版的稿子而已。至文字方面，編著者因在軍書旁午中匆促為文，謬誤實多，幸蒙參政員楊不平先生指導，徐光炎先生校閱，改正了初版時的錯誤，這是可以告慰讀者的地方，復承黃鶴青、吳竹青、王展鵬、曾蔭生、陳祖謙、諸先生多方協助，及遠道讀者紛紛預約，使再版能在各方勉勵下，如期出書，尤不能不令編著者赤忱誌謝的。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黃聲遠於江西南昌軍次

沙場喋血記目次

前記·····	一
再版序·····	三
人天感泣守衡陽·····	一
衡陽之戰·····	六
血戰赤山橋·····	一
眞公精神不死·····	一五
湘水、衡峯、湯陰長的英靈·····	二一
仙岳山之戰·····	二七
鐵血忠魂·····	三六
清江空戰記·····	三九
最痛快的一幕·····	四〇
掃蕩長江的一個早晨·····	四三

沙場喋血記 目次

二

訪問克復遂川的余建勛將軍·····	四六
血染銀山·····	四七
氣節凜然·····	四八
以一當十·····	五〇
姚顯微教授之死·····	五二
青山白水兩相輝·····	五八
大鵬——空中英雄閻海文·····	六五
標準國民在湘北·····	七七
黃保德將軍剪影·····	七九
湘北戰場弔古·····	八〇
戰鬥的奇蹟·····	八四
石灣之戰·····	八六
文龍兄，你安息吧！·····	八七

沙場喋血記

黃聲遠編著

人天感泣守衡陽

擁有三十萬居民的衡陽古城，在我戰士熱血頭顱保衛下苦戰了四十七晝夜，他們在砲火中寫下了中國抗戰史上光輝的一頁。現在，古城雖然不幸的被淪陷，但是，在這四十七晝夜的苦戰經過，實在令人敬佩，連日本鬼子在作戰時對我守城將士投擲的文告，亦自供：「第十軍將士。善戰能守，是發揚湖南的特性」。

他們在城裏，是縱配備。外圍陣地——江東岸，來雁塔，長衡公路以西的戰鬥，佔了全部會戰時間的三分之一。第二道陣地——長衡公路虎形巢，張飛山，火車西站，這是展開激烈戰鬥的序幕。一直到主陣地——長衡公路以西，易賴廟前街，蕭家山，張家山，五桂嶺，新街口，則便是白刃肉搏的一段。核心戰鬥，那就完全憑着戰士們血肉當堡壘，用着手榴彈爲最有效的殺敵武器了；但是，他們打到核心戰鬥最緊張的幾天；步槍的刺刀不敷分配，唯一有效武器——手榴彈，亦已用光，有的憑着自己兩個拳頭和一張嘴

，在戰壕裏在堡壘前與敵人死拚着。

虎形巢，五桂嶺的爭奪，是本次會戰中最標準的二次戰例：

虎形巢的位置在古城的西南，可以控制城南陣地的一個高地，所以進犯的敵人是死拚的企圖佔領此一高地。我們的守軍孫虎斌營長是在山上陣地極度危急時帶隊馳援，冒着敵人的砲火，親自衝鋒，待到死角，再摸上敵陣，不幸在前進中，飲彈殉職。葛先才師長亦就在這時分帶着衛士排親自上火線，恢復了原陣地，得到中央在本次會戰首頒的青天白日勳章。

五桂嶺的爭奪，又給周慶祥師長獲得榮譽的勳章，——青天白日勳章。蘇琢少校，在五桂嶺夜襲敵陣，摸近到鬼子的堡壘，不幸中彈不醒。鄒亞京少校接着又上去了，一直打到新街口的爭奪，鄒少校的左腿，被砲片炸斷倒在一堵短牆邊，向增援的友軍，要了一顆手榴彈準備作最後的搏鬥。固守五桂嶺的鄒營長打到最後一天，全營官兵十分之九戰死在陣地，僅僅剩了二個官，和一二十個雜役兵，他們仍然編在第一營繼續在嶺上與敵人搏鬥。

瓦子坪的戰鬥，在戰爭的初期，李桂樂少校爲了陣地稍有轉移而被周慶祥師長叫回到師部予以正法。聽說李少校由前線下來，已經是負傷了，亦祇好含淚處置。當時李少校正法的通報傳下，士氣更沸騰，陣

地如鐵鑄。趙培梓少校，在前線一顆子彈從他的左額穿過右額，每天僅能飲些稀飯與茶水，已經被調在師部充任榮譽附員。有一天他接到瓦子坪前方王伯韜少校的電話說是前方戰事吃緊，渠將與陣地共存亡，趙少校那時雖然身負重傷，但爲了戰友與陣地的固守，毅然向師長報告重赴瓦子坪作戰，這類負傷不退重上火線的故事，充分反映着我們士氣的如何振奮。北門草橋的防禦戰，亦有幾個精彩鏡頭。照我原來的作戰計劃，因爲草橋以北地區的作戰，到了相當時期，是要撤守草河的南岸，但是，當時由來雁塔南侵到草後鄉及以北的敵人並不多，同時亦不敢南進，守軍在那時，立即把握戰機，展開一幕街巷殲滅戰。許鍵上尉就是守草橋戰至最後的一人，不顧後撤，終被敵砲彈炸死了。周益少尉指揮着草橋的機關槍射擊，封鎖北岸的敵人南竄，亦被砲彈片擊傷斃命，最後周排長指着二班機槍在橋頭掩護我軍轉進，使草河北岸的部隊達成任務後安全的到達南岸構築陣地。所以那天在橋頭的二位排長，一個是成仁，一個是成功。古城八景之一的草橋，亦就在我工兵的安排下全部橫倒在草河底。沿江碼頭的戰鬥，我們是取防禦的守勢，始終在泰梓碼頭，鐵爐門，瀟湘門的砲兵與機關槍監視下；東岸的敵人，雖然有幾次在砲火的掩護下，企圖乘汽艇渡過西岸，威脅我們的核心陣地，可是每次都被擊退，沒有成功。

偉大的古城保衛戰，我們的將士確實是拚了命，流了血，有的還流了眼淚，他們在敵人的陸空步砲與

瓦斯攻擊下，死傷的慘重，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最慘的是作戰初期，在五馬歸槽一帶，敵寇甘冒世人之不諱，使用大量的糜爛性瓦斯攻擊，露膝赤臂的戰士，在衝鋒時，中到敵人的毒氣，不到十分鐘，便是遍體水泡，潰爛以至於爛死。再說受傷的將士在當時因為城內與外援隔絕藥料不夠，所以有許多負傷的戰士，縱能搶救到野戰醫院，或是師的醫務所，亦多苦於無藥。有的就因為戰事晝夜不停的在演進，第一線的傷兵，亦無法搶救。根據方先覺軍長七月十九日的初步調查，統計城內參戰官兵，共計一六・四二〇人，截至同月十九日，作戰部隊的死傷，計校官二員、尉官五九四員，被燒毒與炸死者八・〇〇〇人，傷兵無法救治者五・五〇〇人；所剩的官兵連軍佐雜役兵亦僅二・〇〇〇人。

自從七月中旬起城內守軍的各級司令部僅留了絕少數的幕僚與將士，其餘如軍佐雜兵，已經是各人發給步槍一支，手榴彈二枚，編成爲預備連，開赴前線參戰。一直苦打到核心陣地階段，除了師長與參謀長親在前線督戰外，連幕僚副官亦自動的請求赴前方作戰。那時候已經不分官和兵，亦無所謂前後方，一個堡壘裏擠上三個官長和二個士兵在一齊與敵人對抗，或是八個官長同時在殘破的工事裏有的當步兵，有的當機關鎗手，這是很平常的事；有的上午當排長，下午調升當連長，或是連長陣亡的公文尚未報告，而調升連長又陣亡，所以各部隊死傷的官長，至少亦超過原有人數的三倍或五倍。在那樣激烈的戰況下，方先

覺軍長和他的參謀長孫鳴玉少將在最艱苦的幾天除了晝夜不停在電話裏地圖上指揮外，自己亦不時的進入到街頭督戰，在那時戰況的緊張與士氣的壯烈，真是可以感天地，泣鬼神，我們看陣地上風行的一首歌詞：「來雁塔尖插雲中，遇見鬼子刺刀衝，不爲名來不爲利，祇願陣前打衝鋒。」就可見戰士精神的忠貞壯烈。

建築巍峨，人山人海的古城——衡陽，經過敵軍砲火四十七晝夜的摧殘，現在變成怎樣了？有一位是古城陷落後第三天脫險的戰士說：古城變成了一隻破爛的蜂窩，大街小巷，祇看到破碎的瓦礫，與頹垣敗壁，在戰爭未波及城郊前，逼近陣的房舍，我們爲了掃清射界，而將一切障礙的房舍，拆除或焚燒；市區的街巷，除了必要的交通線之外，都滿佈着鐵絲的障礙物，有許多甚至百無僅存的輝煌建築物，全被敵軍的砲火與炸彈所燬，中山路上高大的中央銀行，僅僅剩到一塊橫額的市招與一塔危牆，同和金號五層樓的大廈，在敵機炸彈下，化爲灰燼，中正路上的銀行市場，亦是一燒精光，惟有湖南省銀行纔將落成的新廈，倖免罹難，成爲古城中唯一完好的建築物，已經被敵人利用爲堆放軍火的子彈庫，這所屹立在瓦礫場上的新廈，我們相信鬼子的子孫，會不吃我們的炸彈嗎？青年會的舊址，亦僥倖的未遭到重大的破壞。但是中山路上的膳宿部却僅剩到後面的一小部份，作了野戰醫院，有許多負傷的戰士，和國民戲院裏待醫的傷

兵，遭了幾次敵機的轟炸，淒慘的呼救聲，就是從這些瓦礫場中傳出來。

市區炸光了，店房燒盡了。戰士們在核心特爲陣地的堡壘，亦成爲敵人機砲轟炸的目標，也有的僅能憑着一堵危牆，幾塊破磚來作工事，所以苦戰的古城戰士，打到第四十七日將黎明時分，有的與陣地共存亡，有的含淚與同甘苦共患難的戰友在一所廟子裏，不自由的注目暫別，而一片焦土的死城——衡陽，遂陷敵手。

敵寇算是僥倖的侵佔了古城，然我確已爭取時間，而擊破其戰略攻勢，予以作戰上更大的困難，保衛衡陽的光輝戰績，並未因古城的淪陷而辱沒，它將是永垂青史，與中華民族同不朽的！

衡陽之戰

中央通訊社特派第九戰區隨軍組主任胡定芬君，爲我國名記者，其參加台兒莊長

沙及常德諸役之報導，均爲舉世報紙所採用。三十三年夏秋間衡陽之戰胡君隨薛伯陵將

軍在衡陽外圍工作，下列兩篇戰訊係由胡君以自攜電台發至總社而由總社向舉世廣播者

，文辭生動，內容簡要，特選錄於此，以供鑒賞。

編者

（中央社湖南前線某地三十三年八月十日電）衡陽已於八日晨淪陷敵手。該城係於七日晨，被敵突入。我久戰僅存之守軍，奮起衝殺，索取最高代價，使敵陳屍累累。然以彈盡兵寡，敵援續至，故經一晝夜之慘然巷戰後，該城終被侵據。當敵攻陷衡陽之日，其白土報導班員，曾發電描述該城之險要情況，稱爲第一天然要塞，以掩飾其久攻不下之窘態，實則若以該城與最近經我攻陷之密芝那相較，勿寧謂平囑開闢，無險可言。蓋密芝那三面環山，形勢險絕。而衡陽則除西南郊『有數十公尺標高之丘陵』（引用白土語）數撮外，餘皆道路縱橫之田疇。即以東面之湘江言，其寬度深度流速，亦皆不逮流經密城之伊洛瓦底江遠甚。故衡陽我軍之長期堅守，所持者厥爲旺盛之戰志，與乎不懼犧牲之決心，無可言險。在敵環攻之時，其報導班員營屢屢報導，其兵士久戰之苦況，欲以此反映其兵士之堅忍。或則曰：『炎日炙膚，屍臭薰人』。再則曰：『多日不浴，塵垢滿身，澈夜不眠，雙目紅腫』。敵處外線，增援補給，皆稱便利，尙且如此。以視孤城堅守，援絕糧缺，不眠不息之我軍，其壯烈英勇堅忍卓絕之精神，實勝敵百倍有餘。衡陽攻防戰，始於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敵方廣播，即稱『殺到衡陽郊外』，並稱『敵陽之陷落偉屬時間問題』。殊未知此一『時間問題』，竟拖延至四十七日之久。此次湖南戰事，開始於五月二十七日。敵於迫抵衡陽近郊時，曾自誇未及一月，即『進軍八百公里』。按自新牆河至衡陽，約四百公里，敵稱八百公里，顯

極誇大。即以四百公里計，如按此速度以計四十七日之進展，則粵漢路可至廣州而有餘。沿湘桂路，當已遡柳州矣。舉此一例，當知衡陽我軍長期堅守之功勞如何也。六月二十六日敵侵至衡陽西郊，佔領郊外機場，並使用之。二十七日即自各面向衡陽城垣開始猛烈圍攻。是日敵方廣播，曾謂『我精銳部隊，排除熾烈之抵抗，已在突入市街之態勢』。至二十九日，東京廣播復稱：『我軍之精銳部隊，開始猛攻衡陽街市，刻正漸次奪取淪軍防衛陣地。淪軍之抵抗，相當頑強。但該地之被完全佔領，亦僅時間問題而已』。實則是時我衡陽守軍之威力，甫行發揮，戰志亦正由壓縮狀態，而突趨昂揚。來犯之敵，徒遭重大死傷，絕無進展。至七月四日，敵以屢攻屢敗，乃改變戰法，開始所謂『新之進軍』，轉向各地竄犯。其時敵對衡陽之壓力，雖仍與日俱增，並繼續進行多次之猛攻，然已緘口不言其陷落之時間矣。此故由我守軍之堅抗使然，而外線各路部隊之協擊，空軍之協同，民衆之協力，亦有足多者。此種局勢，曾迫使敵軍一再增援，直至本月四日，敵始於大量援軍到達後，復進行其所謂最後之總攻。然我久戰疲憊，幾經犧牲之守軍，仍能繼續支持達四日夜之久。

（湘南前線中央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電）綜合由衡陽突圍官兵四十七天苦戰孤城報告，不啻朗誦一首充滿壯烈英勇堅忍卓絕精神，而由熱血頭顱苦汗枯淚交織之史詩。衡陽攻防戰，可分爲三個階段，六月

二十三日及七月四日，爲第一階段。此十二天內，敵初着眼於湘江東岸車站，機場之佔領，繼則由衡陽南北強渡湘江。一面由湘潭湘鄉陸路南下，對衡陽形成西南北三面包圍態勢。續以飛機大砲，落射火燄，毒氣彈，掩護步兵向衡陽晝夜轟炸環攻，元傾全力於屏障衡陽核心五桂嶺，天馬山之爭奪。我軍在本階段作戰，並未以主力與敵相見。僅於警戒陣地，作必要抵抗後，向內緊縮，確保核心陣地。然牛刀小試，竟挫敵鋒。擊斃敵第六十八師團長佐久間中將，參謀長原田真三大佐，於警戒陣地之黃茶嶺。經敵衝鋒多次之五桂嶺天馬山，不僅雄峙無恙，且使敵屍縱橫山麓，攻勢爲之中止。七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七日爲第二階段。此二十三天內，敵改採疲勞攻勢，孤立政策。我則緊吸敵於核心之外，以待外線各軍合圍。在本階段以內，敵晝伏夜出。日間僅對核心砲擊，入暮則以步兵分組更番向核心環攻，仍置其攻擊重點於五桂嶺與天馬山，敵機懼於中美空軍威力，亦僅於夜間偷襲。每襲必向核心投燃燒彈引起大火。懸有紅十字旗幟，充作野戰醫院之忠愛社，亦爲襲擊目標。我重傷之數千人，陸續活被燒死。敵機來襲時，並擲散傳單。對第十軍之能征貫戰，備致讚揚，結論則懇其停止抵抗。我核心守軍，日間在中美空軍與砲兵掩護下，時向敵逆襲，入暮則緊守核心陣地，不眠不息。軍師長均在距火線數十碼內指揮，與士兵同艱苦，共生死。有時或講故事，或唱平劇，以娛士兵。戰場情緒，融洽調和，鬥志因之益堅。若干士兵，雖負傷數次，均不願